



# 文化名家

乡居闲情 有人花下喝茶，有人树下弹琴，有人亭内下棋，有人岸边垂钓。小到养花弄宠，大至谈音论乐，不过都是弄物养性，闲居修身罢了。

杨耀文 选编

# 修身

## 录(下)

京华出版社



# 文化名家

# 修身

# 录 (下)

乡居闲情

有人花下喝茶，有人树下弹琴，有人亭内下棋，有人岸边垂钓。

小到养花弄宠，大至谈音论乐，不过都是弄物养性，闲居修身罢了。

杨耀文 选编

京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居闲情:文化名家修身录/杨耀文选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724-153-9

I. 乡... II. 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547 号

## 文化名家修身录——乡居闲情(下)

---

编 著 ☐ 杨耀文选编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印 刷 ☐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10

出版日期 ☐ 2010 年 5 月第 4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24-153-9

定 价 ☐ 59.80 元(上、下册)

---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 目 录

|                |         |
|----------------|---------|
| 大碗茶之歌 .....    | 绿 原(1)  |
| 碧螺春汛 .....     | 艾 煊(7)  |
| 茶 性 .....      | 艾 煊(15) |
| 茶之梦 .....      | 忆明珠(19) |
| 茗边小语 .....     | 忆明珠(22) |
| 紫藤萝瀑布 .....    | 宗 璞(25) |
| 二十四番花信 .....   | 宗 璞(28) |
| 吃茶二三事 .....    | 洛 夫(31) |
| 蟋蟀国的《春秋》 ..... | 流沙河(35) |
| 说 茶 .....      | 邓友梅(46) |
| 龙井寺品茶 .....    | 韩少华(52) |
| 欣赏莫扎特 .....    | 赵鑫珊(57) |
| 水乡茶居 .....     | 杨羽仪(60) |
| 水墨文字 .....     | 冯骥才(64) |
| 珍珠鸟 .....      | 冯骥才(73) |
| 三张头等舱机票 .....  | 陈祖芬(76) |
| 垂 钩 .....      | 余秋雨(80) |



# 文化名家修身录

名家雅谈

|              |             |
|--------------|-------------|
| 下午茶.....     | 肖复兴(83)     |
| 最后的海菲兹.....  | 肖复兴(88)     |
| 粗饮茶(节选)..... | 张承志(96)     |
| 音乐之伴 .....   | 张抗抗(106)    |
| 冬蛭蛭 .....    | 高洪波(109)    |
| 波斯猫 .....    | 高洪波(112)    |
| 访 兰 .....    | 贾平凹(120)    |
| 弈 人 .....    | 贾平凹(122)    |
| 牌 玩 .....    | 贾平凹(127)    |
| 钓 者 .....    | 贾平凹(132)    |
| 乐 情 .....    | 刘烨园(138)    |
| 羊的样子 .....   | 鲍尔吉·原野(145) |
| 虫子们 .....    | 周晓枫(150)    |



## 绿 原

# 大碗茶之歌



中国地道的茶馆除了让顾客品品茶，听听书，享享清福外，偶尔还有一种排忧解难的社会功能，是洋式酒吧、咖啡厅以及有古装仕女迎送的摩登茶座所不可比拟的。

真正的大碗茶怕早没有了，它在人们的印象中怕早淡化了。

不过十来年以前，要是你忙于生计，例如为自己的“平反”而奔波，实在赶得口干舌燥，总不会不想起它来。可不是，一拐到前门楼附近，就听得见一片殷勤的呼唤声，随手给你捧上一碗沁人心脾的凉茶来，好舒服啊。如果不是只顾想自己的事，也肯抽空关心一下客观世界，那么汨汨汨汨一



口气喝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路边原来是一张看不出本色来的矮腿茶几，几上摆着四五只粗瓷饭碗，也可能是玻璃杯子。（有时还会盖上一小方块玻璃片），里面注满了淡黄淡黄的、想必搁久了因而降下温的茶水，旁边还有一只黑黢黢的铫子，或者一两只半新不旧的竹壳暖水瓶，或者（这就希罕了）一座下部安着一个小水喉的白搪瓷大水箱；再旁边有时坐着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娘儿们，更其常见的却是一个拿着一本书的、隐约有点学生模样的大龄少女，或者简直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子。你不免诧异起来：年纪轻轻的，坐在这里卖大碗茶，一天能卖几个钱呢？可再想一下，就会恍然大悟：这些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哪，他们奉命上山下乡，已经十年八年，既没有幸运参上军，也没有幸运被保送上大学，一直在那里受着似乎永远毕不了业的“再教育”；直到近几年，政策有点松动，才拼死拼活地把自己“办”了回来；可而今，除了一张户口申报单，他们什么也没有，不得已才在闹市的角落摆个小茶摊，一面卖点零用钱，一面抽空温温书，准备碰碰运气，报答一下自己行将逝去的青春。瞧你，你皱起了眉头，难道觉得碍眼吗，快乐的朋友？

想当年，我也蹲在那里喝过几次大碗茶，喝完了也跟茶座的主人们聊过几句天。而且，每次都是怀着“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情走开。真不简单，个个都有一篇惟愿再也不会发生的故事，这里用不着去讲了。倒是想起，当年为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所感动，曾经为他们写过这样一首诗，题目就叫做《大碗茶之歌》：

喝吧喝吧二分钱一碗

坐在马路边殷勤地呼唤

眼睛盯着布鞋皮鞋塑料鞋



游动着在灰海里像船

喝吧喝吧二分钱一碗

眼见随船流走了大好光阴不免心烦

一桶茶水可以兑出五十碗

真希望一上午把它兑完

喝吧喝吧二分钱一碗

人们走过去又走过来又走过去

碗盖上蒙上了薄薄一层灰雾

只好低下头来看自己的书

喝吧喝吧二分钱一碗

吆喝着同时为那无理方程式发愤

为它伤了好几晚上脑筋

还没有捉住里面那个未知数

喝吧喝吧二分钱一碗

惟愿明天明天就是明天

能意外地收到一张准考证

或者一张体验通知单

喝吧喝吧二分钱一碗

明天还将坐在马路边

干着嗓子殷勤地呼唤还是

跨进了课堂实验室或者什么车间



喝吧喝吧二分钱一碗  
街道已经模糊成一团几何线条  
低着头又抬起了头  
人脸仿佛找到了固定的坐标

喝吧喝吧二分钱一碗  
街上人真多可天凉了喝的人更少  
没关系挪到一个犄角去  
永远珍惜自己的一分一秒

喝吧喝吧二分钱一碗  
不要腼腆不要沮丧不要苦闷  
街上人真多个个都有前程  
你不比他们聪明也不比他们笨

喝吧喝吧二分钱一碗  
理想的逆光像北极星  
从黄昏送你送你到黎明  
将使你在无垠的迷惘中不断振奋

奇怪的是，这首诗写于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一直没有发表过。为什么呢？原来出乎意外，不到一两年，刺激我写那首诗的“大碗茶”现象渐渐少了，以致绝迹了。那些“主”到哪儿去了呢？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个个都考进了大学？更可能是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福，一个个变成了“前门外的大亨”？在“全民皆商”的那阵子，他们应当不愁找不到出路。我衷心愿他们真的能够先富起来，一首诗因此被埋没又算得了什么？于是，我告诫自己，社会是复杂



的，今后不要轻信自己所谓的“感动”，同时也渐渐忘记了他们。

又是几年以后不知怎么回事（当然是我少见多怪），某些媒体上出现了一个似非而是的名词：“大碗茶集团”。更有趣的是，接着从电视上看到，就在前门外路西南，堂而皇之地撑开了一个门面，招牌就叫做“大碗茶”，有没有“茶楼”、“茶馆”之类记不清，但“大碗茶”三个字是不会错的。据说这里不仅能够喝茶——那茶当然不再是淡黄淡黄的，搁久了因而降了温的，而且也决不止是“二分钱一碗”——而且还可以品尝一下北京的茶食；而且还可以欣赏北京著名的曲艺表演；而且还可以瞻仰到一些文化名人；而且恰逢特大节日，还可以有幸同平日只在电视上出现的大人物握握手……经济规律诚然难懂，我毕竟看见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大变了样。但是，对于需要刮目相看的“大碗茶”招牌，我仍不免多少有点怀疑：难道这真是我当年在马路旁边灰海里打过交道的大碗茶的后身吗？几次路过前门，总想走进去看看，有没有我当年熟悉的面孔（其实不看可知，肯定是没有了），可惜每次都行色匆匆，失之交臂，至今还是一个“门外汉”。倒是听人说，“大碗茶”越来越雅了。

想当年，大碗茶二分钱一碗，真正起到了消暑解渴的作用，真正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要，从而给一些有心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今天的“大碗茶”，质量大大提高了，身份也大大抬高了——如果有谁再在马路上走得口干舌燥，要他贸然走进去，端起一碗凉茶喝了就走，试问他敢吗？即使主人有雅量，含笑过来招呼这位需要大于兴致的顾客，恐怕后者也未必会有时间和心情，来消受前者为他提供的超乎需要的服务吧。当然，没有意思请求“大碗茶”屈尊恢复寒酸的



本色；只是想说，在向雍容华贵迈进的同时，仍能保持一点点亲民便民的风貌，也不枉用了那个动听的招牌。否则，像鲁迅在另一种情况下所说，“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何况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雪中送炭”在道义上永远要高于“锦上添花”呢。

然而，最近又听说，“大碗茶”果然越来越雅，雅到觉得这块招牌的尘土味太浓，以致不得不改换一下，便改成了“老舍茶馆”。老舍先生是人人怀念的，用他的名讳做招牌，致力于建立一种茶馆文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此我想到，中国地道的茶馆除了让顾客品品茶，听听书，享享清福外，偶尔还有一种排忧解难的社会功能，是洋式酒吧、咖啡厅以及有古装仕女迎送的摩登茶座所不可比拟的。例如，从前在四川，发生了什么民事纠纷，一般先不忙于到法院里去告状，倒往往是张罗进茶馆请一些社会贤达评评理，此谓之“吃讲茶”。如果某方讲输了，他会很大方地吆喝一声：“么师（即跑堂伙计），茶钱我付了！”全部的茶钱由他付了，纠纷可以说解决了一半。旧社会的茶馆（当然不是茶馆本身）也许作恶多端，老舍先生在《茶馆》里就写到过，但那种由人民群众自己评断是非曲直的遗风，在人民内部矛盾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以为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继承的。可这些都是题外话，和“大碗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见证了一两代人的辛酸，我所熟悉、所留恋、所佩服的大碗茶终于没有了。且将这个“门外汉”的门外茶谈抄出来，寄给诗人袁鹰兄，让他聊备一格，编进他鼓吹广义茶文化的《清风集》里，尽管明知像当年大碗茶一样寡淡寡淡，没有半点瓜片、龙井、铁观音的味道。



## 艾 煊

### 碧螺春汛



新焙茶叶的清香跟夜雾溶和在一道，从茶灶间飞出来，弥漫了全村。香气环绕着湖湾飞飘，一个村连一个村，一个山坞连一个山坞，茶香永没尽头。

节令刚交春分，湖中洞庭山上的碧螺春茶汛便开始了。这是一年中头一个忙季，也是一年中头一个收获季节。春天和茶汛一同涌进了公社的大门，社员们家家户户又忙碌又欢喜。

春分的早上，村南靠湖边的一条静静的弄堂里，全村头一个早起的人家，传出了门口在门臼里转动的吱呀声。门，轻轻地开了，又轻轻地带严了。



兰娣背了个桑篮，在青石板的村街上，走着细碎轻快的步子，一边走，一边拢头发，扣衣襟上的布钮扣，穿过桔林，一径向山坞深处走去。苍蓝的橘林树隙间，此刻还不见一丝亮光。

天空的夜云和太湖的水面，依旧连接成一片。云和水，都还是同样的颜色，乌蓝乌蓝的，叫人分不清此刻到底是初更还是深夜。只有专管报时的雄鸡，和起惯绝早的农民，才晓得这是早春时节的黎明之前。

贪春眠的太湖，正沉睡未醒。远处，百里外的天目山方向，一颗颗萤火似的亮光，在又像是湖水又像是云彩的地方，闪闪眨眼。使人很难分得清爽，是天上的繁星落进了太湖里，还是湖中的渔火飞上了天；也许是长兴煤矿的电灯，在替湖中夜捕的渔民指示航向。

这时，村边的小河浜里，响起了轻柔的橹声。猎鸳鸯、猎野鸭的小快船和捕春鱼的网船，一条跟着一条，牵成线，从滨湖的石埠头边摇出港，吱吱唔唔的，一径摇到乌蓝的太湖里去了。

湖水已经回暖了，甜了。银鱼、红鱼、鲫鱼，成群结队的，开始浮游到水面上来迎春孵卵了。

山坞里静煞，就连欢喜吵吵笑笑、多嘴多舌的鸟儿们，也还春眠正酣。只有兰娣和另外几个迎接茶汛起得绝早的小姑娘，在山坞里挖笋、采蕈。春分时节，正是梅蕈、松蕈、黄桅蕈开始旺发的季节。

兰娣一不挖笋二不采蕈，她在替公社的香精厂采蔷薇。她翘起灵巧的指尖，避开桠枝上刺手的短针，飞快地把一朵朵白花拗进桑篮里。

淡蓝色的晓雾，从草丛和茶树墩下升起来了。枸橼花的



清香、梅和松花的清香，混合在晨雾当中，整个山坞满溢又温暖又清凉的香气；就连蓝雾，也像是酿制香精时蒸发出来带香味的雾气。

忽然，缥缈峰下一声鸡鸣，把湖和山都喊醒了。太阳惊醒后，还来不及跳出湖面，就先把白的、橘黄的、玫瑰红的各种耀眼的光彩，飞快辐射到高空的云层上。一刹那间，湖山的上空，陡然铺展了万道霞光。耀花眼的云雀，从香樟树上飞起，像陀螺样打转转，往朝霞万里的高空飞旋。在沙滩边和石岩下宿夜的鸳鸯、野鸭，也冲开早霞，成群成阵地向湖心深水处飞去。

村子里也热闹起来了，羊子的唤草声，孩子刚醒转来口齿不清的歌声、笑语声，火刀石上的磨口声，水桶的磕碰声……

钟声送走了宁静的黎明，迎来了一个新的劳动日，迎来了碧螺春茶汛的头一个早晨。

茶汛开始的辰光，一簇簇茶树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桠梢上一枪一旗刚刚展开，叶如芽，芽如针。可是只要一场细雨，一日好太阳，嫩茶尖便见风飞长。

茶汛到了，一年中头一个忙季到了，头一个收获季节到了，个个人都开开心心的，真像是过节一样。就连小学生也欢欢喜喜地读半天书放半天茶假，背个桑篮去采茶。

采茶采得清爽、采得快，全大队没啥人敢跟兰娣比赛。往年，兰娣采茶的辰光，在她的茶树墩周围，时常有几个小姊妹，似有心若无意地跟她在一道做活。阿娟总是拿妒羡的眼神，斜眼偷瞟兰娣灵巧的手指；云英却衷心敬佩地、从正面紧盯住兰娣的动作。今年，开采的头一天清早，一下就有十几个唧唧喳喳的友伴，围拢在兰娣茶树墩的四周。十几个



小姑娘，都急忙想学会兰娣双手采茶的本领。在我们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老茶山上，兰娣，是头一个用双手采茶的人。

别处名茶区的茶树，常常是几百亩几千亩甚至上万亩连片种植。茶树墩的排列，横成线竖成行。茶树冠像公园里新修剪过的冬青，齐齐整整。我们这个碧螺春故乡的茶树，并无大面积的连片茶园。它散栽在橙桔、枇杷、杨梅林下，成了这片果林与那片果林间的篱障。茶树高低不齐，桠枝十分杂乱。兰娣的双手，却能同时在参差不齐的桠梢嫩芽尖上飞快地跳动，十分准确地掐下一旗一枪。大家形容她灵巧的双手“就搭鸡啄米一样”。虽然她的手那么灵活，又那么忙碌，但兰娣的心境神态，仍旧跟平常一样，左右流盼，不慌不忙，悠悠闲闲地和友伴们讲讲笑笑。

围在兰娣身边的小姊妹，都拿眼光紧紧地盯牢她的双手；同时，也在自己的心里，替兰娣的技巧做注解、做说明。阿娟，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兰娣双手采的窍门，可是自己一伸出手来，马上就眼忙手乱了，不是顾上左手忘了右手，就是眼睛和手搭配不起来。她苦笑着说：“看人家吃豆腐牙齿快，看看兰娣采，容易煞；看看，看看，眼睛一眨，鸡婆变鸭。”

云英干脆问兰娣，她是怎么样才会采得这么快的。兰娣笑笑说：“我也讲不清爽啊，喏，就是这样采——”兰娣是个心灵手快但是嘴笨的姑娘，大家都晓得她确实是会做不会讲啊。

后来，阿娟和别的小姊妹们，虽然学会了兰娣的双手采，但产量仍旧落在兰娣后边。每晚歇工的辰光，队长和社员们一碰见记工员，头一句话常常是问：“兰娣今朝采仔几斤？”



兰娣采几斤，成了黄昏头歇工时全队顶顶关心的事情。

队里一向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天夜饭后，除了几个困早觉困惯了的老老头之外，全队的人，差不多都聚在俱乐部的厅堂里。有时开会，就是不开会，也欢喜三五五个要好的朋友，围坐到一张台子边；泡一壶茶，摆几只茶盅，抽抽旱烟，云天雾地的谈谈闲话。妇女们常常是就着桅灯纳鞋底、结绒线、缝补衣裳。孩子们趴在台子上做功课，有时也追逐打闹。

但，茶汛一到，夜饭后的俱乐部厅堂，就完全变换成了另一种景象，像送灶前替过春节准备年礼一样，又劳累又开心，喜气洋洋。妇女们收起针线活了，男人们也不拢起袖子光抽烟了。男的女的，老人小孩，都围在桌边，一边拣茶叶，一边讲笑话、谈家常。台子当中，堆放着一堆鲜嫩的带紫芽的绿叶，无数手指，在轻轻地拨动这堆嫩叶。这些生了老茧子的粗糙指头，又快又准地从成堆的茶叶中，分拣出细嫩的芽尖一旗一枪来。手指头那么粗糙，想不到拣茶时竟又这么灵巧，就像银行会计拨算盘珠样的异常轻快、异常熟练。

大家把拣好的一旗一枪和鸭脚片，分别倒进两个栲栳里，再送到炒茶灶间去。但是兰娣采的嫩叶，却并不混搀在这个共用的栲栳里，按照队里几年来的习惯，兰娣采的茶叶，一径是另拣另炒。队里顶好的炒手阿元叔，成了兰娣的老搭档。他俩采、炒的茶叶，不但是全队的标兵，就是在整个茶汛期间，兰娣和阿元叔的茶叶，一径是公社收购站里评品等级的活标准。

嫩青叶拣好后，装进栲栳里，送到厅堂前边的三间头炒茶灶间。厅堂通炒茶灶间，有个过道，新茶的清香，就从过道敞开的侧门口，一阵阵飘进厅堂里来。拣茶叶拣倦了的人，跑到灶间去，从炒茶灶上沸滚的汤罐里，舀一杯开水，泡几



片刚刚炒好，热气还不曾消散的碧螺春。

炒茶灶间里，一并列砌了六眼茶灶。满屋里的空气，都是新茶和烧松针混合在一起的清香，素心兰的清香。

早春的夜晚，还少不了棉袄，但炒茶灶间里的阿元叔，却打着赤膊，双手插在摄氏九十几度烧烫的镬子里炒、揉、团、焙。

每夜，在阿元叔茶灶的周围，总归立有几个小姑娘小青年，这些才学做茶的新手们，眼也不眨地看着阿元叔怎么样掌握火候。就像俗话讲的，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茶叶质量的好坏，全凭炒手的巧手、慧眼。同样的嫩芽尖，好的炒手，可以把它炒成一等一级的极品；差些的炒手，也可能把它炒成三四级的次茶。炒碧螺春，这正是心准手巧的工艺活啊。阿元叔年纪大，眼睛不大灵光。时时从镬子里抓起一把正在变形变味的嫩青叶子，平摊在掌心里，就着煤油灯，眯缝着眼细看，赛过刺绣姑娘那样细心耐性。

炒茶顶要紧的关键就是掌握火候。灶火要有时炆、有时文；团要有时松、有时紧；揉要有时重、有时轻。揉要揉到镬子上涂满了一层咖啡色的茶膏；团要团得又紧又松散。阿元叔对碧螺春的质量非常考究，总是要焙到干而不焦，脆而不碎，青而不腥，细而不断。焙好的茶叶，总归是卷曲像狮毛，绒衣像雏鸡。在公社收购站里，检验和评定等级的几位专家，都是顶顶严格、顶顶有经验的“挑剔”能手。从前验茶，只抓一把在掌心里看一看、闻一闻，今年却要拈一撮新叶摆在杯子里泡一泡，色、香、味、形，四条都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不管怎么样严格的检验，金子总归还是金子。茶叶的质量，是随着节令的推移而变化的，质量标准每天都不同。但